



中国·彭山
文化系列丛书

李密傳

峻冰
黄紫 著

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中国·彭山
文化系列丛书

李密傳

峻冰
黃紫 著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C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4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密传 / 峻冰, 黄紫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4. 12

ISBN 978-7-106-04075-8

I. ①李… II. ①峻… ②黄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5495号

责任编辑: 王 宁

装帧设计: 一 言

责任校对: 李美玉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李密传

峻冰 黄紫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29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

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成都市和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/19 插页/2 字数/486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075-8/I · 0972

定 价 42.00元

李密（公元224—287年），字令伯，又名虔，犍为武阳（今四川省彭山县）人。西晋文学家。初仕蜀汉，后仕西晋。

李密祖父李光官至朱提太守（朱提是云南昭通古称，音“熟识”，为彝语音译）。李密父亲早亡，母亲何氏再嫁。幼年体弱多病，九岁尚不能走路。家中人丁稀落，境况窘迫，只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。祖母虽享高寿，无奈晚年患病，李密秉孝心，奉汤药，先尝而后进。一旦有空闲便致力学术，废寝忘食。

李密师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，在其门下出类拔萃，博览五经，涉猎广泛，尤精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以文学见长又机敏善辩，被同门比作子游、子夏。

李密年少出仕蜀国为郎官，数度出使吴国，有才辩，获得吴人盛赞。蜀国覆亡之后，征西将军邓艾敬慕他的才能，请他担任主簿，李密以奉养祖母为由拒绝。

晋泰始三年（公元267年），朝廷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。诏书累下，郡县不断催促，这时，李密的祖母已96岁，年老多病。李密以祖母年事已高，无人奉养为由，没有应诏入朝，为陈孝义挚情，避忤逆圣意之祸，李密写下名篇《陈情表》：

臣密言：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；行年四岁，

舅夺母志。祖母刘悯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；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僮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夙婴疾病，常在床蓐；臣待汤药，未尝废离。

逮奉圣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，察臣孝廉；后刺史臣荣，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。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；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，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事伪朝，历职郎署，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宠命优渥，岂敢盘桓，有所希冀！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，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

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以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悯愚诚，听臣微志，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。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（《晋书·孝友列传》）

读罢此表，晋武帝司马炎感慨李密孝义名不虚传，暂停了征召李密入朝的诏令。

几年之后，李密的祖母寿终正寝，李密服丧已毕，又以太子洗马身份被征召至洛阳。改任河南温县县令后，政化严明。以往每逢中山诸王过温县，必然自立名目以求孝敬。李密列举当年汉高祖路过自己的家乡沛县，秋毫无犯，宾礼老幼，不求丝毫供奉的旧例，据理力争。自此以后，中山诸王过境不敢再生烦扰。陇西王司马泰也十分敬佩李密公正耿直的为人。然而温县积弊深重，李密的下属官员与李密不睦，暗中腾挪，意欲勾结司隶弹劾李密，司隶调查之后肯定李密为官为人清慎，并无过失可言而没有弹劾他。

李密才学过人，期望入朝以酬壮志，却因司空张华、尚书令荀勖在朝中阻挠，导致李密迟迟不能内调，最终官至汉中太守，心中愤懑不平，难以纾解。后应诏赴东堂宴饮，席间赋诗一首：

人亦有言，有因有缘。官无中人，不如归田。明明在上，斯语岂然！
(《华阳国志》)

此诗触怒龙颜，都官从事奏免李密官职，李密遂归田，于晋太康八年病卒于家，享年64岁。由挚友皇甫士安、胡熊扶灵归葬。遗下著述理论十篇。有二子李赐、李兴，均长于文章。

李密故里地处彭山县城西北的保胜乡龙安村，距县城25公里，与彭山县岐山乡、邓庙乡、眉山县郑军乡、成都市邛崃回龙镇、蒲江县五星镇等毗邻。四面环山，有龙洞奇观、唐代摩崖造像、龙门寺庙、龙潭春雨等风景秀丽的人文自然景观，素有“风水宝地”之称。

李密故里兴建于唐朝贞观年间，明朝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重建龙门寺摩崖造像共10龕。其中第二龕被选入《中国石窟艺术》（海外版）、《中国美术全集》等，最大的弥勒座像，通高5.85米。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在佛像左侧，有一石洞，洞口只有30公分大，但其洞幽深，目难以观测，洞内四壁呈鳞甲状，十分奇特。龙安村头场坝有桢楠树三株，黄桷树两株，皆为“百年参天大树”，其形成的生态景观美丽动人，秀丽多姿。典型的明代华拱、斗拱建筑风格，使李密故里山门别具特色。1988年6月，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站在龙门寺后龙眼睛山上，便有九座山峰映入眼帘。李密故里这个“风水宝地”是四川邛崃的长丘山脉，经蒲江县、洪雅县的总山和眉山兴冠山的落脚点，左青神山，右白虎山，后龙眼睛山，前面吴宝山，是征西将军邓艾屯兵之地，有九子十进士的传说等。

南宋谢枋得的《文章轨范》引安子顺之说：“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孝。”李密故里遂也被塑造成弘扬中华孝文化的最佳景点。龙安村得名于村里的龙门寺，该寺正是李密故居的遗址。相传祖母去世后重归仕途的李密，在任晋朝汉中太守期间，便在自己的故居主持修建了这座寺庙。但这只是传说，实际上龙门寺建于唐朝贞观年间，这时李密已去世三百余年。历经风雨沧桑，龙门寺不幸被毁。清末道光皇帝颁旨，寺庙方得以重建。重建的龙门寺，八座殿宇连成一个群落，气势磅礴。在

“文革”中，龙门寺再次被毁，寺内仅剩一尊失去了双手的释迦牟尼石刻。现存寺庙是1994年重建的。

龙门寺大雄宝殿前矗立着一块雕着精美的龙图案的石碑，上面刻着道光皇帝颁发的重修龙门寺的圣旨。石碑旁边竖立着李密像。寺外原李密故宅的荷塘，荷塘上还有一座三孔古石桥，现已被荒草湮没。李密于晋太康八年（287年）辞世后，葬于彭山县凤鸣镇的龙门桥村，其墓毁于1965年的改土造田中。

龙门寺大雄宝殿右侧的山崖上，刻着“李密故里”四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和一个巨大的、具有“中华第一孝”之称的“孝”字。这道山崖被称为孝文化石刻艺术走廊。在约两百米长的天然绝壁上，镌刻着李密悲恻动人的《陈情表》全文，以及历代颂扬李密尽孝的诗文、浮雕组图等，精彩纷呈，美不胜收，可谓山是一幅画，画是一部书，书是一部动人故事的写真。

如今，李密故里已经成为集教育、观光、休闲、度假、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景区。“李密故里游”是四川省彭山县乃至眉山市的旅游品牌项目。“中华第一孝”的李密故里，与“中华第一寿”的彭祖山，形成了一条蜚声中外的黄金旅游线路。

峻冰 黄紫

2014年9月于成都

前 言

- 第一回 曹子桓临江叹咤 朱提守舍饴弄孙 / 001
- 第二回 平原王借鹿讽喻 苦孝子驾鹤归宗 / 008
- 第三回 上表诸葛亮出山 纳征李承嗣续弦 / 015
- 第四回 曹元仲起宅思旧 李刘氏求药犯险 / 023
- 第五回 空余恨赵云辞世 时运转李密迁居 / 031
- 第六回 祖孙寄居顺平府 孤儿求学蜀圣门 / 038
- 第七回 芳林园戏调何晏 银屏山义悼赵云 / 045
- 第八回 李令伯终脱囹圄 毛氏子初入牢笼 / 052
- 第九回 淑懿顺平府罹祸 青女凌云台获宠 / 060
- 第十回 咫尺拗断昔年意 千里延续往日情 / 068
- 第十一回 魏帝托孤司马懿 颍侯问政傅兰石 / 076
- 第十二回 乱纷纷虚言妄语 浑噩噩假意真情 / 083
- 第十三回 权臣私筑金缕室 幼帝广示火浣衫 / 091
- 第十四回 曹爽沙场逢敌手 李密军营遇故人 / 099
- 第十五回 费祎临阵迎怪客 曹爽对敌罢参军 / 108
- 第十六回 无意江山非吴主 署置古今是蜀臣 / 116
- 第十七回 金屋易纳金乡主 红颜难脱红莲身 / 125
- 第十八回 举目无亲亲宦竖 顾影自怜怜优人 / 133
- 第十九回 谒陵毕风云突变 逼宫罢干戈骤起 / 142

- 第二十回 侪辈里忠贞实少 此生中苦恨良多 / 152
- 第二十一回 世乱褒贬一国士 祚衰生死两帝王 / 161
- 第二十二回 陈承祚抱病觅师 谯允南踏雪寻梅 / 171
- 第二十三回 穷周旋前因后果 苦轮回旧怨新仇 / 179
- 第二十四回 末路闻笛士思旧 绝处逢生将争功 / 188
- 第二十五回 貌合神离非情愿 殊途同归不甘心 / 197
- 第二十六回 背抚育设计雪恨 拒征召上表陈情 / 205
- 第二十七回 挚友惊破田园乐 恩师荡除肺腑忧 / 214
- 第二十八回 思报效荣辱一念 虑酬答苦乐三生 / 224
- 第二十九回 小县锋芒初试处 大隐磬音偶闻时 / 233
- 第三十回 天子乱纳荆筭女 县令义却锦衣贼 / 242
- 第三十一回 酒兴酣赋诗获罪 恨意浓怀旧成疾 / 251
- 第三十二回 蝉蛻落归于坐忘 社稷倾始自行淫 / 260

- 番外一 高淑懿别传 / 268
- 番外二 朱提银 / 284
- 番外三 适远录 / 291

后 记 / 294

第一回

曹子桓临江叹咤 朱提守含饴弄孙

男儿可怜虫，出门怀死忧。尸
丧狭谷中，白骨无人收。

——《企喻歌》

三国之事，上起于祸乱，下结于荼毒，分分合合，英雄枭雄，不可胜数。且将其间一个算不得英雄亦算不得枭雄的人物，六十余载生年故事，细细讲来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本冉弱一子，目睹那狼奔豕突，幸得寿终，实属不易。又为祖母养老送终，谋得多年清静加上不朽名节，比起那些名未立身先殒的猛士，还是要幸运几分。星移斗转，往事都付了云烟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只与君做个笑谈。

洛阳城内，芳林园中，翠叠似帐，波兴如海，天渊池里起九华台，草创未就，富丽之气早已满溢出来。暮霭茫茫，晓雾霏霏，远眺恰与姑射相似，近观略较蓬莱不同。

初春正月，王气起处不着霜雪。池间游鱼恍惚有一二逆鳞，台上公子踟蹰怀万千心事。只见那公子引领南望，眉间紧蹙，手中满满一樽醇酒也来不及啜饮。这公子不过三十余年岁，鬓间竟杂了些许白发，面皮晦暗，唇无血色，想来是背负了太多家国事，宵衣旰食，夙兴夜寐，竟未老先衰，憔悴如斯。这公子正是乱世枭雄曹操之子，曹丕曹子桓。如今曹操早已作古，正是其子当权。这曹丕虽没有老瞒横槊赋诗的豪气，但论起心机韬略并不输于其父，所以资历深厚的老臣，位高权重的公卿，都不敢怠慢。

这会儿公卿朔望日朝罢^①，奏明疑事，听断大政，论辩得失。经曹丕一番条分缕析，群臣无不讷然，心中暗暗佩服皇帝老谋深算，不逊先皇。此时曹丕远眺江东，若有所思，正是胸中有丘壑，只是苦于筹谋未足，总是前后齟齬不得章法。他手背青筋略凸，樽中满满的酒水漾起波来，几乎要溅出边沿却和酒樽一道被稳稳放下，终于平静下来。公子挥了挥手，立在不远处的女婢垂首趋步，直到近前。曹丕也不看她，只是凝睇着九华台最高一层檐角的风铃，淡淡道：“取笔墨来。”

“丧乱以来，兵戈未戢，天下之人，互相残杀。今海内初定，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。”墨汁淋漓，曹丕轻叹一声。

“即日下诏，敕诸军但深沟高垒，不得妄进。若君必效忠节，以节疑义，登身朝到，夕诏兵还。此言之诚，有如大江！”黄武三年休战之耻历历在目，曹丕不禁扼腕长嗟：“朕立誓不过一年有余，吴人自大，碧眼儿愈发猖狂，只是内忧未决，朕无暇东顾，姑且忍让一年，以伺良机。”思虑至此，曹丕愁眉更紧，胸口烦闷，咳了几声，几欲作呕。女婢来扶，他挥挥衣袖，驱她离开，急忙掩住口鼻，缓缓坐下来。

①三国时期，君王要在朔望日视朝、降诏、降香、进表。

玄鸟东来，栖落新枝，啁啾婉转，欣彼嘉时。曹丕目不转睛地看那鸟儿，蓬松松鲜明羽翼，八成不是去年的那只。“刘备新薨，曹仁久病，孙权未老，春秋正盛。才窘不堪忧，唯恐不假年啊！”曹丕负气满饮，酒浆顺着他的喉管泼辣辣卷过，引得他狂咳不止。天渊池水随风乱颤，惊走了栖在水边的一只鸬鹚。

九华台在中央，外围是一圈观阁，再外是宫殿，宫墙，料峭的春寒。洛阳城像被珍藏的瑰宝，有温润的气息直透出来，又或是像苕菜浸在水里，枝蔓招摇。

“使君……”

竹海深深，熏风和畅，竹叶娑娑作响。掘笋子的农人们纷纷停锄。林边溪水旁传来浣纱姑娘们清亮的歌声：“三月雨水叮咚，笋子钻出地皮儿，劳烦大哥转告，使君户添新丁。”杵捣在月白色的绡纱上，激起的水和纱的一片氤纹，伴着铮铮琮琮的声响，和上了林间风叶摩挲的调子。锄尖斫断笋根，干脆清越，农人们也唱起了：“溪水流，竹拔节，三月天，好时节，李使君，遥相告，添孙儿，乐陶陶何不还家将孙抱？”农人歌声醇厚，如那熏风一般，在竹林间穿行，竹枝微摇，附在竹笋上吸食鲜美竹浆的金色竹牛嗡嗡震动翅膀。

这便是朱提郡了。山多竹，池千顷，兽不避人，人不揖让。群山环绕间有个顶大的池子，池边有个立陡立陡的石梁，天生些许云纹，传说是有鱼跃过去化龙升天的，再加上周遭山脉连绵隐隐有龙形，这池子故被唤做龙池。龙池池水清冽，深而见底，池底银光灿烂，颇为神妙。农人种植皆引那龙池池水，物华天宝。池水通灵，朱提郡人人饮用此水，天长日久，均沾了灵气，启齿歌咏，举手舞蹈，天然一派与日月同作息的风韵。

自蜀汉以来，叟族、僰人族与移入的汉族杂居，风俗各异，各不侵扰。虽有汉族大姓屡屡纳移民与叟、僰人为部曲^②，为之耕种浣洗，人久居画中总是少了些戾气。汉族大户对这些部曲从不紧催强逼，幸而两厢安好，已有多年的。与山外战事频仍，饿殍遍野相比，此处足称人间仙境。

朱提郡太守姓李名光，是个山水滋养出的闲逸主，本性恬淡寡言，浸在朱提久了更是不喜嘈杂。上任以来，仅是必要时督务耕稼，规劝桑麻，既不修缮府衙，也不另起新宅。每日晨起骑一头老牛，慢悠悠往府衙踱，待到了，日已中天。幸亏民风淳朴，又无滋事之人，加上朱提去蜀郡山高路远，恰同方外，少应酬，寡谕令，难得的清静。真也不知是天遂人愿，恩赐李光衣食无忧，老来安宁，还是李光别具慧根，暗里合了天命人心。

这会儿李光正在堂上坐着，懒散观一桠公文，新铄的指甲随意叩着案沿，闷闷钝钝，断断续续的声响催人入眠。若不是胸口起伏起伏，谁见了都会说这人正与周公对弈。忽然衙门口跌进一个头扎锥髻的童儿，披毡歪向一边，也不看顾门外未系上的牛，一双黑亮亮的眼睛直盯着李光忽闪不住。

“李使君……”小童试探着叫一声，见李光微睁开眼睛，忙竹筒倒豆子般叫个不停：“李使君，快回家，抱孙儿，快回家，抱孙儿。”

李光睁眼一瞧，眼前立着一个黑黝黝亮泽泽的彝人童儿，正在扭正歪向一边的披毡。

“哦，多谢，多谢。”

李光正欲掏些果子，那童儿已倒骑在牛背上了，笑意吟吟的。唇间一片竹叶被吹得

^②部曲与奴隶略同，又称佃客，是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一种社会阶级。在魏晋南北朝时部曲主要指家兵、私兵。隋唐时期指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属于贱口的社会阶层。

尖亮地响。李光忙将案上的枰板推向一边，迈出席去。

“来人，备马！”

“使君，马换酒喝了……”

待到李光赶到家门前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绛色的霞抹在山尖，龙池的水金光灿烂。李光甚至想先闭上眼在这极具佛性的晚照中静默一会，只是别扭的履尖夹得他脚趾生疼。当他察觉两履左右刚好倒反时，李刘氏，他温顺的妻，已经蒙着霞推开柴门了。

小小的婴孩裹在霞色的襁褓中，五官都皱皱的。李光吃惊地吸了口气，这孩儿还没生出眉毛，大概是眉心的位置显然比别处皱得更厉害些，李光年逾半百，还是头一遭见新生幼儿蹙眉。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李光心头掠过一丝不安。

他伸过手去，想摸下这孩儿并不浑圆的头上稀疏的胎发，谁料“咕”的一声，这孩儿竟哭了起来。

李刘氏笑着解嘲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使君不曾给孙儿拟个佳名就想摸摸孙儿，孙儿自然不应允。”

李光凝重地看了一眼窗外不远处金红色的龙池，一定神，用手指沾了些汤水，在木桌上郑重写下一个“虔”字。

也怪，孩儿狸猫般的咕啾瞬时停了。

“吱……吱吱……”

夏蝉聒噪，天渊池蒸腾起一片水雾。

曹丕已汗透几件衣服的后襟。九华台台高风劲，仍是难以让曹丕凉爽安乐。他尽量调匀呼吸，努力压抑胸口的钝痛，五指跪在身前的弹棋局上。青玉局微凉，他指节的皮肉几乎胶着在局上。木制的白子与黑子安分地停在棋局上，像平原上突起的一座座小山，在他看来却是蠢蠢欲动的千军万马。

眼见曹丕前一瞬还坐得如一尊石像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指弹出，白棋平平飞起，已将斜左方的黑棋击落棋盘，直在地上弹了十数下才化去余势。

曹丕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他一睥睨，书吏快步上得阶来，濡湿华翰，引腕聆听。

“朕忽有所感，为《弹棋赋》一篇，待任城王至，馈之以表兄弟之情。”

曹彰策马在驰道上，风吹得一部黄须分作两束，从下颌直飞到两腮去。他宽厚的唇弯成一个弧线，上次兄长召他宴饮谈笑已经是上个节气的事情了，加上路途奔波，在宫里待的时间屈指可数，在母亲卞太后身边的时光就更是少得可怜了。

“母后，皇兄，我恨不得像离弦的箭奔向箭垛……”

曹彰屡屡加鞭，他胯下的黄马吃痛，四蹄翻钵也似。说起来这马还是他用一名美妾与那怪吝又大胆的马主人交换来的。平日极其爱惜，甭说槌楚，就是一鞭都没受过的，现下却被抽打得满臀白痕。

曹彰身上穿的是曹操还在世时钦赐的华袍，火红的，如太阳般耀眼，描龙绣凤，饰以雉尾，远远看去，就是一片赤色的烟霞席卷而来。这袍是那次铜雀台建成后骑射较量

夺魁的嘉奖，他一箭射透了九层犀甲，那甲片在青天上纷飞的样子，至今还记得。袍子都是收在最干燥光洁的匣子中，不许旁人窥伺的，现下确当风猎猎狂抖，卷上滚滚风尘。

马蹄得得，一股蓬勃的生气几乎要从曹彰饱胀的肌体和鼓胀的华袍中挣脱出来。

一路草木飞快地向后退去，推搡着黄须的男儿，往他最心驰神往的地方。

“局则荆山妙璞，发藻扬晖。丰腹高隆，庠根四颓。平如砥砺，滑若柔荑。”

曹彰愈策马愈意气风发，吆喝吆喝着便有了调子：“丈夫当做霍去病，将兵十万驱狄戎，骑驰沙漠披坚锐，临难不顾我先行。赏必行，罚必信，多建号，屡立功，不做博士苦穷经。”

“棋则玄木北干，素树西枝，洪纤若一，修短无差。象筹列植，一据双螭。滑石雾散，云布四垂。然后直叩先纵，二八次举，缘边间造，长邪迭取。”

曹丕在九华台上长吟，台下小黄门蝼蚁般匆匆忙忙、来来往往。

“啪！”

白子击落最后一枚黑子。

“宣任城王觐见……”黄门尖厉的声音穿破长空，滑翔而过的苍鹰仓促地一振翼，报以一声啸叫。

永寿宫中龙涎香沉郁的香气氤氲满室。

一个雍容的中年美妇斜倚在软座中，一对彩凤衔珠的错金大钗坠得她白皙的脖颈歪向一边。这使得脖颈一侧肌肤绷得瓷实，光洁得蛋白也似，另一侧肌肤挤在一起，微微堆些碎褶，像被木勺弋铍的奶皮。

妇人妙目轻阖，素手低垂，耳际悬系两串明月珰悠悠颤动。两边婢女交替打着羽扇，一时寂静，前来通报任城王抵京消息的人被老远挡住，无人胆敢搅扰了卞太后难得的假寐时光。

几案上黑漆碗里还余下半碗葡萄色的残羹，映着卞太后罕见的盛装。

望见劈波而来的龙船，被黄门引至天渊池边的曹彰忙揽袍下拜，虎躯落处，惊起一片尘埃。

曹丕远远就看见那扬尘。

“子文，为兄候你多时了。”曹丕的目光与身侧秀如一株柳的小黄门的眼色弹指一触，小黄门纤腰一折，大袖轻舞，径直到楼外去。

朱提郡雨后生出了不少新笋，竹枝也长得足够长。

李光折了一枝给他牙牙学语的孙儿拿在手上，自己背起盛孙儿的竹篓，担起竹扁担，挑着两个空竹桶往龙池边去。近日来给这孙儿换洗尿布，少不了费水，他又不愿意去竹林溪边与那些浣洗的妇人相争，便往龙池去挑水。他身子健旺，又放心不下整日醉心经史的儿子照料这孙儿，李刘氏忙着照料产后坐了病的儿媳，这看管孙儿的担子就同担水的担子一道落到了李光肩上。

李光的麻鞋踏在积了好多年的枯竹枝顶层，发出极富韵律的声音。小小的李虔攥着的竹枝刮在竹干上，“噼噼啪啪”响个不住，竹枝竹干相击的声音和他咿咿呀呀冒出的

儿语交织在一起，回荡在李光耳中，恍若天籁。

“今生若能长久如此，也是不枉了。”

龙池照影，李光颌下的几缕微髯在粼粼波光中颤得饱含喜乐。

他引颈四顾，发现一平整的好去处，离龙池又不远，便先把竹篓卸了，稳稳当当把孙儿安置好，再回去汲水。

清冽的池水在墨色的竹桶里一样显出墨色，一下子没有在池里那么可人了。

山中云气妖变，方才还是明朗的大晴天霎时如一潭搅浑了的池水，青黄驳杂。浮云蔽日，惨雾封山，一步之内不辨牛马。

一声凄厉的猿啼让李光打了个寒噤，这许多年的平静和欢喜怕是过于奢侈，他只感觉上天要将一切的一切悉数收回。

顾不得两桶刚汲满的水，李光猛一回头，来不及倒抽一口冷气，胸口挨了一闷棍的痛感早已蔓延开来。

“虔儿！”他颤抖着拨开一瞬间长高的蒿草，竹篓和竹篓里的孩儿早已不见踪影。潮湿的泥土上还留着几个五指分明的脚爪印。

“天杀的老猿！”李光对着远处的山林赌咒，脚下步子赶在声音之前。又是一声猿啼，像是回答，更像是嘲弄。

朱提郡临山，山中多猿，时常哀鸣，令人胆寒。天长日久，被山林滋养得比别处更加古怪刁钻，趁人不备，偷走刚洗过放在一边的衣服，糟蹋扬好晾在院子里的粮食那是常有的事，对此李光也早有耳闻，可谁知这次偷的偏偏是孩子，偏偏是他唯一珍视的乖乖小孙子！

“或许是母猿丧子？或许是……”李光脑中时而空白，时而钹铙齐响，“那也不该偷走我的孙子啊！”李光脚上的麻鞋早不知滚落到什么地方，袖子上也多了数不清的被树枝牵攀留下的印记。

素日青翠幽静的竹林山路此刻都成了噬人的魔窟和蜿蜒的毒蛇。

李光咒骂着、奔跑着，看不出一丝老态，震惊后迟钝的泪随着他颠簸的脚步一路滑到他耳朵里去。他几乎听见老猿的呼吸声，却还是一无所见，一不留神被个东西绊倒在地，挣扎着要爬起，只觉得脱力，四肢都不是自己的了。

泪愈发止不住。他的头发被方才奔跑中裹挟着他的迷雾漆白。

“那不是……盛虔儿的竹篓！”李光手脚并用将自己拖曳到绊倒他的那物什面前。

“是了，是了！”他抚摸了下竹篓用滑了的凹凸凹凸的外皮，整个人恨不得钻进那篓子去，他甚至看到虔儿咧着没牙的嘴冲他笑。可惜，篓子空空如也。那床鲜艳绵软的小包被也不知牵缠到哪棵树上。

“虔儿，虔儿……”李光仿佛变成只老猿，手脚并用地爬行，一路掀起枯枝烂叶，他的头发被刮松，委顿地堆在肩上，随着身子耸动。

转眼已是七月，竹林一片老绿。

一个半老妇人抱着一个瘦小枯干的婴孩跪在一座新坟前，身后跪着一对青年夫妇，年轻的男人羸羸弱弱的，几乎撑不起他身上的麻布衫，衣裳接缝处的粗线生硬地支棱着。年轻的妇人长得很美，深深的眼目似偷了龙池的水波，潋潋得让人心碎，还齐着两道柳叶愁眉，勒着一道红布抹额。

“老头子，老婆子我终于不用叫你使君了。”年长的妇人静默半天，终于开了口，“虔儿已经有命了，你也该安心了。”

“娘，是密儿。”年轻男人在一旁提醒。

“哦哦，是密儿，娘糊涂了。”年长妇人边点头，边在坟前浇上新酒，“老头子，尝尝，新酿的。有个云游僧说咱孙儿名字起得不好，所以有这一番波折，就给改了，叫李密，心思缜密的密。叫我瞧，叫虔儿没什么不好，你都拿你的命换了，孙儿有命了，还有什么不好……”

“娘……”

“咱不说这个。蜀郡传来消息了，给了咱粮食，咱不愁吃穿。还有你那个老相识，老婆子我也给你问了，说是魏国出兵打吴国，咱就出兵打魏国，你那个子龙老哥哥，这会正领兵往京城去。看见的都说了，你那老哥哥白袍一披，还跟个少年郎似的，用不着咱担心。”年长妇人絮絮叨叨的，边把盛着新渍的嫩笋尖、时令水果的陶碟子摆在坟前，顺便又掀起了一株新长的野草。

“娘，咱该回了，坟边阴气重，待久了密儿该扛不住了。”年轻男人膝行上前去扶他的母亲。

“哦哦……”妇人起了身。

“怪不得举孝廉都轮不上你呦……”她小声嘟囔了一句。

年轻的妇人眼眶通红，乳汁和汗液混合着，濡湿了前襟。这几日她胡思乱想了许多，脑壳里有比乳汁还要泛滥的思绪。只是此刻，她心里想的是她的儿，还能不能养得活。

夜半时分，天气分外闷热，应该是一场大雨还没有酝酿到时候。

李刘氏难以入眠，小李密呜呜咽咽，夜啼声都不如寻常婴儿响亮。

曹丕倒是好不容易阖了一会儿眼，中军大帐离江颇近，还是温凉适宜，帐中有些蚊蚋乱飞，时而停在曹丕高凸的颧骨上，引得他脸上皮肉一阵抽搐。

曹丕走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，北邙山在目光能望见的最远处。

“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……”

远远的，有个人影从北邙山的方向来，原野太空旷，曹丕没办法不看这人。曹丕撮起双眼还是看不明晰，只是一团红色，歌声比人形清晰得太多，不像是来人唱的，可是这里也再没旁人。

“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……”

歌声还是一般苍凉，红衣人已经到了眼前。

“二哥，别来无恙。”红衣人一部黄须掩住了他嘴角的笑意。

“子文……朕……”曹丕一时语塞。

“二哥，那盘枣子可真是甜啊，甜到没命。可那盘弹棋终究还是我赢了。”红衣人一捋黄须，伸手来拍曹丕的肩膀。

“子文，朕……”曹丕惊慌向后退了两步，“你不要怪朕。”

“二哥，我不怪你毒死我，我只怪你连见母后最后一面的愿望都不满足我。”红衣

人长发披肩，目光炯炯逼视着曹丕的双眼。

“太后娘娘，大事不妙啦！任城王毒发啦！”

“儿！”卞太后来不及穿鞋子，一路直冲出永寿宫宫门，头上的金钗挣脱头发落在地上。“取桶汲水啊……汲水啊……快呀……”卞太后一路催打着黄门与宫女，中毒之人若是赶快用整桶水灌下去，把毒液匀稀了或许还有救。

“娘娘，桶都不见了。”宫女们垂首小步跟着。

“黄须儿……快去看我儿……”卞太后疯了一般推搡着身边的宫女。

宫女们只好引卞太后往九华台方向去。

“拉他到驿馆去。”曹丕瞥了一眼在地上不住抽搐呻吟不止的曹彰，冷冷道。那柳腰的小黄门得了令，督管着几个力士，将曹彰囫圇抬了出去。

“二哥，我和父亲在等着与你完聚，红色的完聚。”红衣人华袍飞扬，飘然离去，眼中意味深长的笑意经久不散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咳咳……不……”曹丕在一阵狂咳中惊醒。他抹了一把嘴角，殷红的血染了他的袖口。他踉跄出了帐门，几名牙将忙上来搀却被他拂向一边。

广陵正值雨季，长江暴涨，如万马奔腾，直冲向岸边，水气冲得曹丕向后一退。曹丕眼前一片恍惚，只看见红袍的曹彰骑着他高大的黄马，背后跟着望不到边际的大军，怒吼着向他压迫过来。

“假的，假的，黄须儿死了，死了，死硬了。幻象，都是幻象。”曹丕站住脚跟，胸中涌起长江一般的恶浪。他企踵远眺对岸，向石头城的方向是绵延的城楼，向江乘的方向还是绵延的城楼，水汽氤氲中看不到尽头。一股绝望夹在曹丕胸口的剧痛中，随着一声咳，急喷出口。

“喝喝……喝喝……喝喝……”江面上一队舰船驶过，平滑的像鱼儿划过水波。船上军士喝着整齐的号子，压过江潮的怒吼，得意地顺流而下。

“不只有吴娃，还有吴钩……而我的最亲的猛将，已作古……”曹丕心中暗道，惆怅郁结，情不自禁，发出一声长叹。

中军大将军曹真正好赶来，见曹丕神色黯淡，便把军士集结已毕的一套言语生生咽了下去。

曹丕留恋地望了大江最后一眼。

“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收兵吧……”

第二回

平原王借鹿讽喻 苦孝子驾鹤归宗

丁年难再遇，富贵不重来。

良时忽一过，身体为土灰。

冥冥九泉室，漫漫长夜台。

身尽气力索，精魂靡所能。

佳肴设不御，旨酒盈觞杯。

出圻望故乡，但见蒿与莱。

——阮瑀《七哀诗》

夜色中的永寿宫显出一只黝黑的巨兽蹲伏的形状。幽幽的灯光是它怨毒的双眼。远处更多的宫殿隐没在夜色中，看不清晰，更像是无形的魑魅。没人知道这些宫殿吞噬了多少人，上至帝王，下至宫人。白日里，京城里的一切都被日光蒙上了一层虚妄又堂皇的金色，宫殿更是肃穆庄严，雍容华贵。正是这无上的光华，引诱着男人们、女人们踏进高高的门槛，成为宫墙里的住客。

白天，他们也会像这巍峨的宫殿，为自己梳妆，戴上高高的冠冕或者梳上高高的发髻，穿上错彩流金的衣裙，走在宫里不知被多少人的脚步磨得平坦光滑的石板宫道上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。只有到了夜里，华服卸去，铅华洗尽，男男女女才会拥着冰冷的锦衾，无论枕边有没有人，这人是温热还是冰冷，忍受着深陷黑暗腹中的难挨孤寂。

卞太后坐在铜镜前，眼神空洞，目光仿佛穿过铜镜，落到那后面的什么东西上。披散委地的长发，皎洁如玉的脸庞，素净的单衣蝉翼般轻薄，透出心衣上五彩丝线钩的一对鸳鸯。眼前小小的三脚樽盛了一半酒，也昏黄得令人生厌。

她已经不会流泪了，年少时身属倡家，出入权门，薄情寡性见得多了，性子早就如古井般平静。董卓为乱之时，曹操失了音讯，宫里的女人们都收拾细软准备逃走，只有她在稳定人心。又能逃向何处呢？不过是狂风中的一棵芦苇。

只有这次，她的黄须儿，她和曹操最天真可爱的傻孩儿，让她慌乱了。好好地，怎么就中毒了，她又不痴傻，是谁在暗中动了手脚，她都一清二楚。可又能怎样呢，都是亲生骨肉，都是曹操留下的血脉，又能偏向哪一个呢，一个是君，一个是臣，自古都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兄弟永远是排在君臣之后的。

“儿……”卞太后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，双眼轻阖，酒化成两行清泪。

“我那黄须儿，威武潇洒的黄须儿，左右开弓，断人须发的黄须儿，徒手搏虎，单掌伏象的黄须儿，力能扛鼎的黄须儿，纯良的黄须儿，母后听说为你送葬时空中有众人